

江山劉毓盤著

中國文學史

上海古今圖書店印行

中華民國十三年 八月初版

中國文學史全一冊

定價大洋二角五分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著者

江山劉毓盤

發行者

上海交通路
古今圖書店

印刷者

上海馬興坊
古今圖書店

分發行所

杭州太平坊
古今圖書店

分銷處

各埠各大書坊

總發行所

上海古今圖書店

查序

今之爲中國文學史者。亦夥矣。其最著者。若謝无量、曾毅、林傳甲、張之純、王夢曾、諸人之中國文學史。劉師培之中國中古文學史。其偏於一隅者。則若王國維之宋元戲曲史。謝无量之中國婦女文學史。最近則有徐嘉陵之中國中古文學史概論。胡懷琛之中國文學史略。類皆繁簡失當。瑕瑜互見。求其可爲學校課本。自修研習者。竟不可得。以東方文化發達最早之古國。而竟無適當之文學史。以表揚其文化之精神。則不特中國民族之羞也。我師江山劉先生。曩曾以旦夕之勞。成中國文學略一書。凡分文略、詩略、詞略、曲略、四編。鈞元提要。無美不賅。時或采別醇駁。間亦參以己見。其論斷之眼光。允合於現代批評文學之旨焉。今先生方任北京國立大學暨高等師範教授。常視此稿爲不經意之作。屢思改訂。然以余所見中國文學史。不下數

十種。未有若是其精而博。約而備者。爰特應上海古今書店經理錢君西樵之請。重付手民。以廣流行。工既竣。復書其概。梗於簡端。固非敢謂一詞之贊也。

中華民國十三年秋門人查猛濟謹序

錢序

歐美各國莫不寶其國學，以爲立國之本。學既成，然後取各國之所長，以補其所不足。先後之序，固釐然其不可紊。反是者，惑已。我愛國之士，亦日以國學爲言，而衰落也日益甚。烏乎？是亦有難言者乎？此亦不知其難，與心知其難，而故示不屑者之失也。我國學之難，則以歷年之多，其變革也，復不一，不推之於本，則其流或汨濫而無所歸。故善於持論者，必夷考其人，及其所處之時，以觀其得失。然後列古人之成論，以折其中，博而綜焉，會而通焉。上下古今，一以貫焉，可也。我友子庚，治丁部學者四十年，以所輯文學略眎予，是固能言人所難言者。讀既竟，於予心有戚戚焉。蓋不獨爲君之不復爲世用惜也。乙卯冬，吳興錢恂序。

中國文學略

丁部之學。必本於宗經。彥和所言。夔乎尙矣。世風遞嬗。流派日繁。駢散之分。判若涇渭。詩詞歌曲。各自成家。黃河九流。發源則一。舍本言末。撮其大凡。掛漏之譏。所不免已。江山劉毓盤子庚識。

文略

古人無專以文學名者。六經三代之文學也。諸子晚周之文學也。史記兩漢之文學也。自屈宋迭作。劉向別之爲辭賦略。南齊張融始以玉海名其集。隋書經籍志復以楚辭爲集部之首。而文學乃專屬之集部。相沿於今。而不易焉。然而不追溯其源。不得也。

文字之肇端。孝經緯援神契曰。三皇無文。故言文字必自伏羲氏作八卦始。八卦皆橫畫。小篆分部始一終亥。卽此意也。神農氏取象結繩。始有縱橫

方圓通達，糾互諸形，而字體一變。黃帝史倉頡出觀鳥獸之迹，知分理可以別異，而象形指事之例起矣。

文體之初起。上古文字，自諸經外，或散見於諸子。若葛天氏之八闋，爲韻文之祖。伏羲氏之十言，爲散文之祖。顧傳者寥寥，或出於僞託耳。后稷、耒田，令復、翬爲問答體，蓋由簡而入繁矣。黃帝內經，爲我國最古之書，卽論其文字，亦諸子之所自出也。

學術之競爭。古者學出於官。周衰，保氏失其職，草野之士各持一說。司馬論之爲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六家，劉向則曰十家，而兵書術數方技不與焉。章學誠以爲一本於經，龔自珍以爲一出於史。此以學術勝，不可以文學名也。故掇采諸說而不加論斷焉。

一、儒家。班氏曰：蓋出於司徒之官。若曾子、荀卿子是，所謂祖述堯舜，憲

章文武宗師仲尼者也。

二、道家。班氏曰。蓋出於史官。若老子莊子是。章氏曰。老子說本陰陽。莊列寓言假象。易教也。關尹推衍五行。書教也。龔氏曰。老於禍福。熟於成敗。絜萬事之盈虛。窺至人之無競。是曰任照之史。

三、陰陽家。班氏曰。蓋出於義和之官。若鄒子是。今不傳。其說附見於呂覽淮南。章氏曰。鄒衍侈言天地。書教也。龔氏曰。窺於道之大。原識於吉凶之端。明王事之貴。因事納諫。比物假事。不辭矯誣之刑。史之任諱惡者。於材最爲下也。

四、法家。班氏曰。蓋出於理官。若商君韓子是。章氏曰。管商法制。義存政典。禮教也。申韓刑名。旨歸賞罰。春秋教也。龔氏曰。左執繩墨。右執規矩。不使王枋弛。不使諸侯驕。上。是曰任約劑之史。

五名家。班氏曰。蓋出於禮官。若鄧子尹文是。章氏曰。楊墨尹文之言。蘇張孫吳之術。辨其源委。挹其旨趣。九流之所分。七錄之所叙。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。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。龔氏曰。博觀羣言。以迹其所終始出入。不蒙一物之譏。不受諸侯蹈舐。是曰任名之史。

六墨家。班氏曰。蓋出於清廟之守。若墨子是。龔氏曰。抱大禹之訓。矯周文之偏。守而不戰。儉而不奪。人是曰任本之史。

七縱橫家。班氏曰。蓋出於行人之官。若蘇子張子是。蘇張之書不傳。其學實始於鬼谷。鬼谷子班志不著錄。始見於隋書經籍志。龔氏曰。近文章眇語言。割榮以任簡。養怒以積辨。是曰任喻之史。

八雜家。班氏曰。蓋出於議官。若尸子呂氏春秋是。龔氏曰。臚列羣術。愛古聚道。謙讓不敢刪定。整齊以待能者。是曰任文之史。

九農家。班氏曰。蓋出於農稷之官。若神農野老。是今皆不傳。許行無書。其說附見於孟子。龔氏曰。綜於天時。明於大政。攷夏時之等。以定民天。是曰任天之史。

十小說家。班氏曰。蓋出於裨官。若鬻子。青史子是。今本鬻子已爲後世所加。青史氏之說。僅附見於大戴禮記。賈誼新書。龔氏曰。五廟以觀怪。地天以觀通。六合之際。無所不儲。是曰任教之史。

十家之外。若兵書。略則區。兵權謀。兵形勢。兵據錢大昭說補陰陽。兵技巧。爲四種。

蓋出於古司馬之職。術數。略則區。天文。歷譜。五行。蓍龜。雜占。形法。爲六種。蓋出於明堂義和史卜之職。方技。略則區。醫經。經方。房中。神僊。爲四種。亦王官之一守也。今其書多不傳。亦可見學術之盛矣。

騷賦之畧作。六經諸子。說理而已。若書說之作。則專以辭勝。觀左傳國策。

所載可知。漢書謂伍被善作雅辭是也。自屈平出。有離騷、天問、卜居諸作。多作韻言。其弟子宋玉、唐勒、景差。復仿其體而作賦。玉之賦尤工。而辭章復別爲一家。與雅辭又有別已。

刻石之踵興。嬴秦之文不多見。始皇善韓非之書。則非不尙文者。刻石諸作。其用韻亦本於詩。相傳爲李斯所作。斯楚人也。而學於荀况。况亦工於賦。故斯之文兼有屈荀之妙焉。餘若諫逐客書、論責督書、亦剽厲廉悍。近於法家。固不得僅以文人目之爾。

子餘之初見。漢初承秦之敝。令學童諷字九千以上者。得爲史。則文學之衰極矣。若陸賈之新語、賈山之至言、賈誼之策治安、朝錯之論兵事。皆明於治體。自成一派。亦周秦諸子之餘焉。誼復作惜誓、吊屈原、鵬鳥三篇。漢賦風氣之開。必首屈一指已。

提倡之得人。諸呂之亂。文以黃老治。景以管商治。未嘗言文學也。而當時若吳王濞。楚元王交。梁懷王揖。孝王武。皆好文辭。廣賓客。鄒陽枚乘。嚴助司馬相如之徒。皆游其門下。武帝卽位。始以蒲輪徵枚生。蓋由列國而進於王朝矣。言其先亦諸王之力也。

文學之極盛。武帝好文學。所作詔令。若報李廣詔。勅楊僕書。求賢良詔。辭意諄諄。而有雄武之概。王應麟謂漢詔非假手所能爲。以視漢初。則有間矣。左右之士。儒雅則公孫弘。兒寬。文章則司馬遷。相如。應對則嚴助。朱買臣。班氏。所謂漢之得人。於是爲盛焉。

一、經術之盛。帝初舉賢良。董仲舒以天人三策進。請黜百家。崇六經。田蚡亦主其說。公孫弘復置五經博士弟子員。若匡衡劉向之以經術爲文。實本于此。或謂周秦漢初。文與學合。下迄武帝。文與學分。頗不滿於仲舒。

此亦不善學者之失也。

二、辭賦之盛。七略錄武帝賦二篇。餘亦多當時之人所作。今所傳者。有相如之子虛賦。上林賦。哀二世賦。大人賦。長門賦。得風喻之義矣。班志序賦爲四種。其區別之法。不可考。又自李思頌成相。雜辭隱書外。非賦者皆不錄。此亦有不可解者。

三、詩歌之盛。詳見下。

四、雜文之盛。劉勰以七對問連珠爲雜文。七與對問皆出於楚辭。枚乘之七發。東方朔之客難。卽承其體而作。連珠始于韓非。西漢末楊雄作連珠。視二者爲晚出。班志不錄雜文。相如難蜀父老及封禪文於本傳則附見。又非衆人所能及焉。

五、史才之盛。自尚書春秋列于經。而言史者。必曰司馬遷。遷承父談之

職作史記百三十篇。荆紀傳書表體。以爲後世作史者法。其文若長江大河。自左氏外無多讓焉。班固譏之。而固非遷敵也。至以項羽入本紀。陳涉入世家。則好奇之過爾。

六、採撰之盛。河間獻王德淮南王安皆好學。史稱德所對三雍宮。文約指明。今存者說苑所引四節。安作鴻烈解。今傳其內二十一篇。雖採撰所成。而文特綿麗。其多載古籍。與呂覽同。顏師古嘗據其說。以註漢書。蓋不獨爲當時所推重矣。

西京之爲東。霍光輔政。文學一衰。宣帝時。王褒以軼材徵獻。所作聖主得賢臣頌。甘泉頌。洞簫頌。雖源出於相如。而風骨斯下。劉勰以爲附聲測貌。以巧密爲致者。是已。唐順之爲西京之流爲東。自王褒始。然路溫舒之書。桓寬之論。固不可不分其責也。

後起之傑出。元帝好儒。大臣皆以經術進。劉向封事其著者也。揚雄以太玄仿易。法言仿論語。訓纂仿倉頡。反離騷仿楚辭。復作甘泉賦。河東賦。羽獵賦。長揚賦。史爲其文似相如。本與向子歆同附新莽。惜已歆亦善屬文。其移讓太常博士書。尤爲世所稱者。

讖緯之盛行。武帝後。若趙充國。屯田奏。賈讓治河奏。非儒家言者。不多見。揚雄以摹擬爲工。而文格益不振。新莽好讖。劉歆益之以附會。僞書雜出。貽笑不經。光武用人。必合之於讖。蓋統紀一。亦文學之厄也。故至西漢末年。兩司馬之風。亦幾乎其欲熄矣。

文體之一變。光武尙氣節。桓譚馮衍皆以不屈於莽徵譚陳時政所宜疏。多作偶句。衍自陳疏益趨於工。其說廉丹書。說鮑永書。

東觀漢記作說鄧禹與范書異

亦見其

持論之正焉。故東京之文。多出於此體。王充論衡且衍之而成書。王符仲長

統繼之。蓋視西京渾厚之風。則氣象一變已。

文苑之定名。范曄後漢書。創立文苑傳。於辭賦外。兼錄雜文。班固張衡。則別爲傳。固作兩都賦。衡作兩京賦。以與之敵。說者謂西京雄麗。東京則氣不足以舉其辭。有媿色矣。若固之賓戲。衡之應間。亦楚辭之遺也。明章和安之間。必以兩家爲稱首焉。

國史之初起。司馬遷史記通史也。班彪後傳私史也。明帝時。彪子固受詔作漢書。實爲國史。與一代史之初起。凡與遷同者。五十餘卷。若八表。天文志。則妹昭所補。不具論。其黜呂后進惠帝。則以體例勝。李陵蘇武傳。霍光傳。則以敘述勝。遷固皆良史。信哉。

文學之通儒。治經者。西漢主師說。東漢主箋疏。二鄭訓詁。注釋之文。或病其繁而碎。史獨以賈逵馬融爲通儒。逵有詩頌誄書連珠酒令九篇。融作廣

成頌不懈而入於古矣。許慎說文解字十四篇。其自序亦可誦。班書謂杜鄴善小學。慎或源出于鄴歟。

文士之不幸。東漢末黨錮寔開。繼以篡竊。若邊讓、鄺炎、禰衡皆不得其死。而蔡邕爲之先。邕初言事爲宦者所間。徙朔方。卒爲董卓所辟。死于獄。所作詩賦、碑銘、書記、百四篇。雖諛墓者多。而其辭有足取焉。馬融爲梁冀作西第頌。亦所際之不幸者夫。

七子之所長。曹操父子皆好文辭。故建安七子遂淪入于魏。或據陳壽說以曹植易孔融是也。植所作詩賦百餘篇。楊脩以爲含王超陳。蓋出于父兄之上矣。若王粲之長於賦。徐幹之長於論。陳琳阮瑀之長于符檄。劉楨應瑒之長於書記。亦一時之雋者。

書表之傑作。諸葛亮不以文名。陳志載所著目二十四篇。復錄出師表一。